

第六卷 陳霞如

引

煙水散人曰：予嘗讀三奇傳，為之擊節賞慕。及友人為予述陳玄洲三女麗情豔事，則又非三奇可得而班也。夫螓首蛾眉，杏唇桃臉，女容也；然色莊語寡，笑乏傾城，則亦未足為豔。刺繡織紡，女紅也；然不讀書、不諳吟詠，則無溫雅之致。守芬含美，貞靜自持，行坐不離繡牀，遇春曾無怨慕，女德也；然當花香月麗而不知遊賞，形如木偶，踽踽涼涼，則失風流之韻。必也丰神流動，韻致飄揚，備此數者而後謂之美人，則霞如是矣。

然以玉娟之尖，小鶯之秀，雖其芳潔少遜於姊，而情韻有餘，亦難律以失身之玷，當夫！鶯聲織錦，寧無匹偶之思；春氣熏懷，奚免吉士之誘。而況時同言笑，賡和珠璣，有不神馳魂蕩而能已於情哉！予竊羨夫錦帳歡濃，二姨夢合，不知何福修來，乃有如此享用。樂哉崔生！花源月窟，只在尋常閨闈間也。

混予嘗以花徵品，則霞如者，凌水烘霞，既美且豔，乃春之牡丹、秋之芙蓉也；玉娟者，流影迷鶯，含芳待月，乃碧桃、紅杏也；若小鶯者，披輕風而蕩漾生姿，芳露而托情自遠，則月底海棠耳。

昔江東以二喬並著，後人遂有觀書之繪，而文詞不少見，則有色而無才。可知豈能才情並麗，丰韻兼優，有若霞如之姊妹耶？然白璧微瑕，終難為娟、鶯而曲護。則吾所取，不無軒輊於其間。

集陳霞如為第六。

楚有陳翁者，失其諱，而僅以玄洲字傳，與妻屠氏，俱善詩。年將五十，止生三女，季曰小鶯，年甫十三；仲名玉娟，長鶯二歲；而霞如為長，已年十八。雖均有傾城之豔，亦惟霞如為最美。玄洲嘗為《三女詩》曰：

玉娟嬌小十四餘，小鶯綽約似秋蕖。

二女盈盈已並秀，更有長女名霞如。

霞如十歲能織綺，十三工賦詩。

只今已二九，姣好有殊姿。

屠氏亦作《三女吟》曰：

余家有三女，均抱瑰麗姿。

長女尤秀異，搦管解賦詩。

二女及三女，雖小無嬌癡。

才能織流黃，刺繡已自知。

畫屏開孔雀，錦幕施紅絲。

誰言生男好，生女亦門楣。

猶勝東家翁，暮年孤自悲。

細觀二詩之意，則霞如之美更勝於娟、鶯可見矣。忽一日，仲春時候，有崔生者，諱襄，字季文，小字壽哥，年甫弱冠，秀詔有文，乃屠氏嫡妹之子，幼時曾與霞如同學。其後崔生之父以令史選餘杭縣縣丞。丞滿即遷本府經歷，崔生隨任讀書六載，至是始歸，即來省候。

屠氏驚喜曰：「記得吾甥去時，髮尚復眉。不料一別六年，忽爾長成如許，想甥學業必有進益。今聞縣試已近，甥當努力著鞭，不得再為蹉跎矣！」

崔生曰：「荷蒙姨母垂愛，愚甥敢不勉力，以副尊望。但今三位賢妹，想亦長成，願請一見。」

屠氏笑曰：「莫說霞如，只玉娟、小鶯，與我已是齊肩。今方垂帷刺繡，故未令出見。況甥乍至，必當從容少留幾日，何必如此匆匆耶！」

既而茶罷，霞如步到簾邊，一見崔生，便已兩臉漲紅，羞澀欲避。

屠氏曰：「壽哥兄與汝自幼相見，何生腴腆耶？」玉娟隨步於後，亦微笑曰：「聞說壽哥與姊曾經伴讀，既為兄妹，豈同外客。」遂與小鶯從後一推，而霞如之金蓮已拽出簾外。

及相見畢，崔生屢屢回盼霞如，霞如亦不時偷覷。

玉娟笑曰：「聞得武林山水最佳，哥哥在被多年，想必遊覽已遍。」崔生曰：「山有鷲嶺之奇，水有西湖之勝，寺刹則有三竺之煙霞，蘇堤則有六橋之花柳。至其歌樓舞榭，勝概無窮，亦非游履所能盡也。」

霞如亦低鬟悄語曰：「哥哥自幼即耽吟詠，既遇名山勝水，則奚囊中詩草必與靡蕪並深。愚妹雖非知音，何不見示一二。」崔生曰：「昨已檢點拙草付梓，容俟刻成請正。」

少頃，玄洲自外歸，欣然相見，備問寒溫。是晚設宴內齋，留臥於廳側之小樓。崔生為憶霞如之美，輾轉不能就寢。遂挑燈握筆，向粉壁上題七言一律云：

一別鄉關已數年，歸來風景更堪憐。

爭知楊柳絲初長，卻羨桃花色正妍。

簾外幽篁仍滯月，庭前芳草自含煙。

今宵重向東樓宿，幾度挑燈思黯然。

玄洲見詩，連贊其妙，而不知崔生之意別有所托也。盤桓數日，將欲辭歸。玄洲收拾書齋，堅留肄業。自此出入中堂，雖與霞如姊妹不時相見，而以耳目眾多，無由密傍，崔生心下怏怏，吟詩以自遣云：

落霞絢彩映西樓，白玉花開滿樹頭。

無限幽思禁不住，那堪鶯語更催愁。

詩內蓋暗藏著三姊妹之名。

一日飯後，崔生以進見屠氏而出，轉過西軒，適值霞如曉妝初畢，獨自靠在雕欄。崔生徐步至側，低聲問曰：「顰蛾獨立，倚檻沉吟。妹亦有所思耶！」

霞如回首，見是崔生，斂容而答曰：「非也。特為海棠初吐，豔冶堪憐，故偶爾偷閒一看耳。」

崔生笑曰：「海棠雖豔，何如一妹。向聞妹善吟詠，未嘗獲見珠玉。今既為花徙倚，曷不綴詩以貺蕙懷。」

霞如曰：「吾聞良璧置前，則瓊王夫失色；大巫在側，則小巫索然。豈敢班門弄斧，以貽壽兄之笑哉！」

崔生稍以微詞挑之，霞唯俯首不答，遂即趨出。將欲掩扉展卷，忽見雙鬟蕙香，疾步而至，袖中取出片紙曰：「此小大小姐命以送郎者也。」崔生展而視之，上書一絕云：

海棠合把仙妃喚，不遇知音豈解憐。

為是深閨諸姊妹，朝朝梳洗向花邊。

崔生讀至次句，認作霞如以知音屬已，喜而欲狂，遂立綴一絕，以付蕙香。

蕙香持進中屏，將欲轉過迴廊，忽值玉娟獨自內出，乃從旁而趨。玉娟牽裾詰問曰：「觀汝汲汲而行，得非自崔季文書室中來耶？」

蕙香笑曰：「可知崔生輕薄郎也，安可以無事而造其館舍！」玉娟亦笑曰：「既不爾，汝只以兩袖任我搜檢。」蕙香度不能隱，遂以實吐。娟乃索詩而讀之，其詩曰：

不為尋春卻遇春，海棠紅映石榴裙。

於今欲覓巫山夢，只向花邊望彩雲。

玉娟看畢，心下想曰：「原來霞姊先已托意壽哥，故其回詩訂約如此，吾且匿下，以阻其會。」

乃謂蕙香曰：「此淫詞也，幸而遇我得見，不然汝若遞與大小姐，必被重責。今後再有東帖往來，汝宜悄悄先付我一看，我當以簪簪與汝，不汝貽也。」

蕙香信以為實，遂不索詩，而謬為他語以復霞如。

原來玉娟年既破瓜，又因愛羨崔生貌美，所以春情澹盪，屬意頗濃。既得崔詠，即仿霞如筆跡，代作情詞一律，仍令蕙香持出，以賺崔生。其詩云：

少小相將並長成，海棠花底兩含情。

莫教靜夜空遲月，已向輕風待囀鶯。

密約最宜防弱妹，佳章頻願和新聲。

西廂紅樹今仍在，早晚應朝弄玉笙。

崔生得詩，欣然喜躍，不覺手舞足蹈。宛轉自思曰：「誰想美滿姻情，竟在此處。既云早晚，則其所約決不荒唐。若到陽臺之上，其趣當何如也。」

是日，展卷數四，而以心緒搖搖，莫能成誦。惟側耳而聽，並窺其日影之斜。及候至夜靜，杳無蕙香消息。

次日午後，探知玄洲赴飲於外，屠氏晝寢於房，乃悄悄信步而入。欲尋蕙香以詢其事，不覺闖至霞如繡閨。籠有鴿鴦，見生突至，連聲喚曰：「大小姐，有一面生郎進來也。」

霞如方在倚鏡整妝，忽聞鳥喚，始知崔生闖入，驚訝曰：「壽兄誤矣！此乃妹之臥房，何得至此！」

崔生笑曰：「西廂紅樹，妹所約也，故自昨暮盼至今晨，滿望佳期允就。今以覓問青鸞，幸窺仙榻，洵乃天作之合，何言誤耶！」

霞如愕然曰：「兄何出言悖禮，謬誕若是。夫西廂紅樹，崔鶯之醜行也。妾雖愚昧，頗能以禮自嫻。因屬兄妹之稱，故爾相見不避，何乃擬人以匪類，誘惑以淫褻耶！」

崔生亦嗟訝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若非賢妹之命，則襄何敢唐突？況『莫教靜夜空遲月，已向輕風待囀鶯』之句，現在笥篋，亦得諱言非妹所贈者乎？」

霞如憤然曰：「子豈夢耶！癡耶！何忽將人鑿空誣詆，名行攸關，豈堪作耍！不意兄方少年，短行乃爾。」

崔生再欲辯論，忽值玉娟、小鶯俱至，遂咨嗟而出。

玉娟佯問曰：「適間從外而去者，莫非是壽歌乎？彼何由擅入姊姊臥室？」

霞如餘怒未息，即為備訴其事。玉娟曰：「我以彼為兄，彼乃狂悖非禮。人之無良，洵可畏也！然姊姑忍之，若一揚言，外人不察，將謂吾姊妹有私行矣。」

既而將晚，密謂蕙香曰：「我有數字，煩汝悄然遞與崔郎。彼如問汝短長，汝但含糊以應之。」

蕙香即乘間至外，出簡以授崔生。生以霞如變約，方鬱鬱悶坐。乃見字即拆而視之，其上書云：

投桃報李，兒女之私；納履整冠，嫌疑所避。奈何當晝而突至臥內，雖在鸚鵡能傳，何況林林耳目，豈無懼乎！故以詩為約者，私情也；嚴詞峻拒者，避嫌也。雖貞女無自媒之禮，而憐才有吉士之求。擬於明夕，晤訂百年。先托魚箋，附呈四絕，兄但可留明月於紗窗，慎勿燃銀燈於玉几，一囑。其詩首章云：

輕風剪剪拂羅幃，贏得新愁壓黛眉。

蝴蝶不歸芳草暮，斷腸春色在深閨。

其 二

陌頭楊柳乍垂絲，忽被春風仔細吹。

豈為妾心方似結，只緣君太負情癡。

其 三

綠鎖蕙曉院深，桃花雖豔未關情。

阿誰喚起相思夢，只為流鶯巧弄聲。

其 四

陰陰幽徑遍蒼苔，有約黃昏戶半開。

寄語東君休怨寂，夜深應與月同來。

崔生歎曰：「原來霞妹有此識見，我所不及也！」是夜喜而不寐，次曉方酣寢未起。

其父以縣試期邇，遣人立逼回家。崔生意猶遲疑未決，玄洲曰：「試事難緩，郎君速宜回去料理，待進學之後，不妨再來肄業。」

生乃怏怏而行，及見霞如送出，幾欲淚下，而玉娟亦歎恨不已。

生雖無意應試，而文字自佳，竟以優等入泮。其父喜甚，即央媒氏，以秦晉懇於玄洲。玄洲許可，立擬贅生為婿。

雖婚期尚遠，而崔生已選吉過門，仍下榻於堂側之小齋。其時以甥兼婿，玄洲夫婦款待之殷，比前倍加親密。霞如亦即深居繡幃，潛避不出。

獨玉娟心下不悅，而羨慕之意莫忘也。乃制小詞，仍冒托霞如，密令蕙香持出。其詞云：

喜殺功名成就。準備玉簫雙奏。擬定夜深時，相與從容話舊。非謬，非謬。月在柳梢時候。上調《如夢令》

崔生連詠數過，欣然而笑曰：「屢蒙小姐厚忱，而以緣慳未就，使我相思無限。今日秦晉已諧，不復再萌無聊之念矣！煩卿致意，慎勿爽約，而冷落窗前風月也。」

蕙香莫喻其旨，但唯唯而已。是夜玉娟候至更闌，霞、鶯睡熟，果與愛婢彩芳逸出書齋。

恰值濃雲蔽月，對面模糊。崔生認定霞如，娟亦朦朧不發一語。而香披荳蔻，露滴芙蓉，兩情纏綿，喜可知也。次日崔生裁詩為謝曰：

嫩質稜稜怯絳紗，天然容與自清嘉。

輕拖玉佩裙裁霧，斜壓金釵鬢禪鴉。

深幸雲車臨午夜，漫教桃洞覓胡麻。

若裁綺縠縫鴛枕，為繡雙雙並蒂花。

自後玉娟乘間即出，與生同宿於東樓者，將及月餘。蕙香以下諸婢，悉知其事，獨霞、鶯猶未覺耳。

無何，已屆吉期，當合巹之夕，崔生為催妝詩，乃賦一絕云：

仙人樓上試新妝，此夕吹簫鳳自雙。

月色已高銀燭爛，漫將明鏡更憑窗。

玉娟雖懷妒意，亦作五言詩為賀曰：

烏鵲橋成渡，鳳凰樓乍新。

月光輝不夜，梅蕊露芳春。

豔玉方為佩，明珠自出塵。

載符琴瑟調，桃葉正綦綦。

小鶯詩曰：

麗質疑天上，良緣豈易述。

一雙仙作侶，十二玉為樓。

色奪芙蓉豔，香從珠翠浮。

明星將爛矣，臨鏡莫遲留。

既而合巹畢而眾賓散，諸婢各秉巨燭，簇擁進房。及合歡之際，畏掩退避，猶然處子也。

崔生心下狐疑，乃低聲問曰：「曩者予自內出，值卿倚欄看花，索卿為詩，而卿不允。其後蕙香以詩付我，有『深閨姊妹，梳洗向花』之句，果是佳作乎！」

霞如曰：「彼時君固索吟，妾以羞澀不果。及君退出，而率爾成章，即令蕙香投遞請正，信有之也。」崔生又問曰：「我即以詩為報，蒙卿復惠，瓊瑤相約，及潛覓至房，卿又嚴詞峻拒。而是晚蕙香復出，投我以芳翰，要我以四詩，情詞娓娓，訂論懇懇，亦有之乎？」

霞如笑曰：「君乃讀書之士，偏解說謊。當日突至臥室，妾以正言斥君者，禮也。豈復有淫詞私訂，以蹈非禮之衍乎！」

崔生亦笑曰：「我倒非謊，只怕卿太乖，只今詩翰珍之笥篋。況自抵卿家以來，每夜會於東齋者，已屢屢矣，亦可諱言不是卿耶！」

霞如聽至會於東齋之語，即怫然怒曰：「子何謬妄不稽，以此誣話將人坑陷。夫既姻期已訂，安有不顧廉恥，而潛出書齋，暮夜苟合，其淫蕩如此，尚得謂之閨女哉！」

崔生曰：「子亦不消發怒，使我愈想愈疑，那幾夜同牀共枕，調笑歡噱，豈是花妖月怪，冒卿之名乎？然要知其詳，須問蕙香，便見明白。」

時已黎明，即喚至牀前，詰問其由。蕙香不能隱匿，微吐其事。

霞如歎息曰：「既已失己之行，復又污人之名，娟乎！娟乎！何不肖至此。」

乃賦詩一絕，暗藏譏諷，即令蕙香持付玉娟，曰：

鶯鶯燕燕自為群，豈許陽臺浪竊雲。

慚愧夜深明月下，隔窗私語被人聞。

玉娟一看，即知諷刺之意，仍以絕句答云：

春來那個不情癡，此事還須姊獨知。

蛺蝶愛香原惜伴，蜘蛛因巧故含絲。

霞如微微哂曰：「情固可癡，名節亦可壞乎！」

大抵姊妹中，惟玉娟韻致逸宕，而深於情者，故愛崔生之貌，頓涉私期。至其臨風躑躅，無故顰蛾，對月徘徊，忽生浩歎。又若褰帷含笑，轉燈下之嬌眸；伏枕邀歡，蹴被底之蓮足，飄揚流蕩，最得美人之情。

小鶯年既嬌小，性亦幽妍，賦詩極纖巧之思，縱談含詼諧之意，而愛花早起，惜月眠遲，最得美人之態。

霞如性極清貞，韻偏飄逸，雖陋崔鶯私諧月夜之期，卻憐飛燕獨擅昭陽之寵，而不肯輕笑，笑必嫣然；不喜多言，言必有致，最得美人之韻。然自聞玉娟之事，深含醋意，嘗作古體一章，以諷崔生曰：

洛陽有女名莫愁，嫁與盧生貴封侯。
珊瑚掛鏡釵十二，雙坐雙眠向玉樓。
盧家富貴孰可敵，豈乏傾城與傾國。
夫妻戀慕在有情，肯因失愛為顏色。
君不見茂林薄倖司馬卿，文君感詠白頭吟。
又不見洛陽輕薄子，鳴珂媚院拋瑟琴。
從來一瓜只一蒂，豈許移恩別有嬖。
請君三復宋弘言，下堂莫把糟糠棄。

崔生莞然笑曰：「我非相如，子豈卓氏。古云：『生則同衾，死則共穴』，子雖不敏，已從事於斯語矣！但觀詩意，不無有因。自家姊妹，何獨不能相容耶。」

霞如正色曰：「別事可以相容，此乃名節所繫，使異時伉儷之夜，何以為元！設或子妻亦被人竊，子意甘否？」

崔生又笑曰：「在他人妻，願其與我私；若在我妻，則又不樂如是。此乃人之恒情，何相詰難耶！」

一日午後，霞如繡倦而寢，生方倚欄覓句，玉娟悄然潛至。

崔生戲曰：「草柔花美，願沾玉露之恩。」玉娟應聲曰：「雨散雲空，豈入襄王之夢。」生即近前摟抱，玉亦半就半推，遂入閣中，解衣卸帶，略盡綢繆之意。

及事畢而出，則見小鶯潛立於扉外，崔生迎住而問曰：「姨姨刺繡功忙，那得閒步至此？」

小鶯曰：「最怪那蚊蝶偷花，所以尋探消息。敢問哥哥，碧桃與蘭孰勝？」

崔生曰：「蘭得其香，桃得其豔，則蘭為尤，桃差遜耳。」曰：「世有貪花者，得蘭不足，而又竊桃，子以為何如？」生知諷己，乃答曰：「此情種也。」

及鶯去後，玉娟曰：「不料倉卒間，竟為狡鬻所知。觀其意，似非無情於君者，君當乘間試以褻語挑之，不然必致漏泄矣！」

原來小鶯已知玉娟前後之事，而感春懷偶，亦頗屬念於生。生亦自此或謔、或嘲、或以情詞挑引，遂乘晨夕之間，竟成花月期。玉娟知之，潛賦一章，以謔小鶯曰：

姨姨妹妹不爭差，也為春風向碧紗。
何事無香只有豔，看來妹亦是桃花。
蓋即用蘭香桃豔之語為戲。小鶯笑曰：「姊先作俑，何獨嗤予！」即以絕句答嘲曰：
鶯聲百轉柳絲柔，誰見春光不繫愁。
小妹效顰體作謔，風流原讓姊先偷。

霞如雖極防閒，而娟、鶯意合，每涉私期，則彼此遞相守望。崔生一朝而有三美，偷寒送暖，互締鴛鴦。蓋因霞如有詩癖、棋癖，若使黑白陣圍，則子聲丁丁，竟日不倦；或以新題限韻，則徘徊月底，徹夜凝思。故生得以乘閒尋歡，偷閒赴約。其後小鶯每以細故撻其女奴，女奴含憤，遂以其事密告屠氏。

屠氏惟恐事泄，罪必及己，乃日促玄洲曰：「霞兒既已贅婿，不患膝下無人。娟、鶯俱在笄年，應宜嫁出，豈不聞桃夭之詠，婚姻以時。況值爾我年暮，亦可速了向平之債。」

玄洲憮然曰：「我亦頃刻在心，所患者一時間難得可意郎耳！」

未幾，值以媒氏說合，而玉娟、小鶯先後于歸，其人並係儒家，而蠢庸不韻，故娟、鶯鬱鬱不得意。玉娟嘗以詩報霞如云：

學舞斑衣事兩親，妝臺日日畫眉新。
分明圓嶠神仙侶，豈想無聊薄命人。
小鶯亦有詩寄霞如曰：
煙搖平楚暮雲空，燕語如悲花影紅。
安得嬋吟重似昔，空將珠淚托春風。
玉娟又有絕句一首，私寄崔生曰：
燕並雕樑偶，花飛綺陌塵。
思君空在念，流淚滿羅巾。
霞如即武原韻回答，其詩不及備錄。

忽一日，有一道人，皂衣竹冠，丰神秀異，踵門請見曰：「天下將亂，預宜擇地安身，吾子夫婦，須至東南千里之外，方免於禍。」崔生異其言，正欲具齋相款，頃望間便失道人所在。

其後年餘，果有斬、黃兵起，而崔生挈家遠徙，去已久矣。唯玉娟為■所擄，強逼淫污，娟怒罵不允，遂被亂劍擄死於城下。

數日賊去，其夫曉起出門，忽有烏鴉百數，噪舞於前。其夫異之，隨鴉而往，將近城濠，鴉即繞聚不散，其下有屍橫仆水畔，細視之，即玉娟也。

已隔數日，面色如生，其夫方號哭不已。忽見丈許之外，鴉又群繞亂噪，趨往一看，卻是小鶯，亦為亂兵所殺。遂僱人輿至空地，一同埋厝，而崔生夫婦竟不知所往。

